

唤醒我们的感官和心灵

——读苗族作家杨秀武诗集《羊的电话》 □兴安



和秀武有些年没见了。我们结识是在湖北恩施,他的家乡。我去过两次,记忆中那真是山清水秀的好地方,民风淳朴但不闭塞,有文化,有传承。那里有闻名中外的恩施大峡谷,其壮观程度绝不输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还有一条长江的支流,美丽的清江,古称“夷水”。杨秀武就是从这块土地上走出来的诗人。

他的诗我读得不多,但最近集中读了一些,让我有些吃惊,也让我对诗有一种新的认识和思考。我们知道,中国新诗已经走过100多年,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灿若繁星的诗人,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出现了朦胧诗、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口语诗等各种流派、各种主张,诗人们不断探索新的内容和形式,诗歌的创作队伍也不断壮大,形成了“生动而驳杂的诗歌现实”(谢冕《中国新诗史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9月)。但与古典时期的诗歌相比,新诗又有多少进步和提高呢?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当然,我们不能以进化论的思维来评判诗歌乃至所有文学艺术的发展。林斤澜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用桂林的山来比喻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状态,他说文学的发展不是进化论式的,而是类似于桂林的山,比如唐诗在唐代确立了高峰,之后是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每个时代的文学都以自己独特的形式呈现,繁荣、达到高峰,而后获得“经典化”,就像桂林的山,是一座一座并立的。由此我想到我们的新诗,它的高峰是在上世纪30、40年代,还是“十七年”,抑或新时期之后?我个人以为,这三个时期都各有高峰,但新诗真正的高峰还没有到来。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中国诗歌这几年给人的总体感觉也不甚理想,活动多、奖项多,真正的好诗或者说给人眼前一亮的作品很少,不少诗人的创作显出了老态,少了往日的激情和探索精神。”正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我读到了秀武的诗。我不敢说他的诗写得有多么的好,或者说达到了何种高度,但他的一些诗,确实让我有与往不同的感动和思考。比如《父亲》:“父亲在田里犁田摔了一跤/长了80年的腿骨/就这么简单地粉碎了/牛转过身,望着脚木楼吱吱/犁掉在泥土上,犁插在泥土里/父亲坐在土地上,双手抓紧泥土/就止住了痛。”这首诗看似写老人暮年的感伤和无奈,但却深刻地表达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结尾一句尤其让我心头一颤,土地是农民的生存根基和家园,也是生命力量的源泉和人生的归宿。

秀武最好的诗,基本都是写故乡亲情的,尤其是写

母亲和父亲,包含了真情实感。《母亲插的稻草人》表现了母亲对父亲的思念:母亲为稻草人穿上父亲的衣服,立在田埂上,就如同父亲在世时,母亲坐在田埂上看父亲耕地,而此刻仿佛父亲站在田边,看母亲在田里劳作。这种亲人之间阴阳两隔的情感对应,让人温暖和动容。“长时间的日晒雨淋/我担心,父亲的衣服会腐烂/母亲说,你父亲积攒有福气/衣服快要烂时/太阳就出来了/衣服有了灰尘时/雨就自然下起来了”。母亲的活朴素又充满了诗人的想象力,它既来源于生活现场,又发源于内心的拳拳之爱。写父母的诗歌数不胜数,但能够从新的角度出发、抒写对生活的新鲜观察和感悟的,并不多见。秀武有一系列写母亲的诗,记录了母亲的生活、直率泼辣的个性、她的生活哲理以及母子间有趣的瞬间和对话。比如《死还轮不到你》《羊的电话》《母亲突然打来电话》《母亲看2020年的残雪》《铁轨经过的村庄》等,这一首首简短的诗歌碎片,组合成了母亲尝尽人生酸甜苦辣,却对生命充满了乐观、豁达、自信的一幅画像。

除亲情诗外,秀武的诗题材涉猎非常广泛。他的创作首先根植于自己的故土,书写家乡的山川、农田、村舍和人情世故。“清江”是他诗中出现的意象,如《清江边的女人》《同月亭》《有一条天河》《雪落清江》等,它是发源于恩施的母亲河,孕育了两岸的苗家、土家儿女,也滋润了诗人的心灵和理想。当然,他的诗还有远方的足迹,有对祖国的山水人文和域外风物的寻访和思考。这些诗如同他的日记,每时每刻伴随着他,记录着他生活与经历的点滴和感悟。所以我觉得,诗歌已经成为秀武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一个诗人对亲人、对故乡、对世界敞开心扉倾诉内心的一种责任与担当。美国女诗人简·赫斯菲尔德说过:“好的艺术是一种视觉矫正。……进入一首好诗,一个人的感觉、味觉、听觉、思维和视觉都会发生转变。”确实,读一首好的诗歌,会让我们以往的经验或者习惯性的思维和记忆发生蜕变,它会唤醒我们的感官和心灵,让我们的身体有一种参与感,从而改变甚至颠覆我们的记忆表象以及固化的表述方式。

秀武的诗当然不是每篇都好,但其中有几首能带给我们触动,甚至能够让我们对当下的诗歌创作抱有新的期待,这就足矣,哪怕是在嘈杂、喧嚣、烦闷的环境中开启一扇小小的窗口,让我们能够呼吸到一点来自乡村的新鲜气流也好。这便是我对秀武诗歌写作的整体印象和对他的期待。

大理鹤庆白族女作家刘永松的长篇小说《牧鹤的女人》(中国书籍出版社,2022年1月),是一部反映大理地区山村的白族妇女为追求人生的价值、爱情和幸福,与封建礼教、旧的习惯势力作斗争,历经人生的风雨坎坷,不屈不挠、自尊自强,为社会作出贡献的命运史,也是一部真实生动呈现边远山区白族青年妇女励志成长的青春之歌。

小说以鹤庆县一个边远、封闭的白族小山村为背景。那里绿水青山、风光如画,龙潭、草海、溪流、鱼虾、野鸭、丹顶鹤、芦苇、山茶、三房一照壁的白族民居以及原生态的民歌、传说和传统美食等,使它成为一个美丽的世外桃源,也因此比较封闭。作品中的两个女主人公诗鹤和铁男,在她们初中毕业前都没出过县城,连近在咫尺的洱海也没去过。即便是在已经改革开放的20年前,“重男轻女”的旧思想也还是妇女身上的无形枷锁。“娶个鹤庆婆,当作骡子驮”,既是对鹤庆妇女吃苦耐劳品质的描述,也是把妇女当作牲口使用的反映。不少家庭甚至还把女孩当成“赔钱货”,剥夺她们上学的权利和追求爱情与幸福、实现人生价值的自由。就是在今天,一些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妇女也还没有完全获得真正的解放。因此,关注妇女的解放和成长,书写她们如何实现人生价值,成为女作家刘永松在这部作品中所要反映的主题,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鹤庆优美的大自然,白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勤劳、善良、进取的民族品质,哺育和培养了诗鹤和铁男这两个亲如“兄弟”的女性。她们天性聪慧,有着天生的艺术爱好,从小向往美好生活,希望实现个人价值。诗鹤的爷爷是土生土长的白族民间艺术家,他在山乡传承着白族的传统文化,诗词歌赋和传说他都烂熟于心,山村民居照壁上的山水、虫鱼、梅、竹、兰等图画显现出他的艺术功底。他给孙女取名诗鹤,也充满了浓郁的文气和地域风味。爷爷教诗鹤画画、背诵古典诗词,唐诗宋词她从小学了不少,画画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充满了特别的灵气。诗鹤用诗词来鼓励铁

男上进,为抗争重男轻女的旧习俗,她俩以“兄”相称,同阻碍她俩的封建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反抗和斗争。

作者把两位女性与封建礼教和落后的传统势力之间的斗争作为小说的重点,通过人物曲折的命运,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她们在层层重压下,为追求爱情的幸福和实现人生价值所做的抗争,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铁男生长在有一个七姊妹的家庭中,父母相对开明,加上诗鹤兄的帮助,几经曲折,她终于考上大学,成了一名画家。诗鹤的命运却有更多的磨难,带有悲壮的色彩。她长得漂亮,人又聪明,画画、写诗是她的特长,还在初中时,就成为班上的“白马王子”金鹏和许多男孩追求的对象。但由于语文成绩好而数学成绩差,初中毕业后,她没能考上高中。诗鹤的父亲可谓是封建礼教的化身,母亲虽受尽父亲的打压,但仍甘为“女婢”,还成为礼教的帮凶。女儿考不上高中,岂能让她再读再考?诗鹤忍受不住父母的打压,只好外出打工,才十八九岁,就经历了误嫁、生儿育女、离婚、被父母打压辱骂等一系列悲剧。但她以倔强的性格不断抗争,终于发挥了其写诗画画的特长,她创作的扇画获得市场,在家中也有了尊严。

小说至此并没有止步,而是通过诗鹤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和抗争,进一步揭露封建礼教和旧习惯势力的强大。那些侮辱恶语如刀剑,她没屈服;金鹏母亲以死威逼,她没后退。最后吃人的礼教没有吃掉诗鹤,而是吃了礼教的化身。面对金鹏母亲之死,她后退了吗?在河边,她和金鹏擦干眼泪,紧紧相拥,身心相融。月光如水,他们深情地长吻,然后手拉着手,决定离开这个伤心地。河边一只诗鹤的鞋子,化成了诗鹤的一座衣冠冢。

“裸大麦”青稞,习性要求颇严苛麻烦。我归纳至少有“三不长”:海拔不高不长,气候不冷不长,紫外线光照不强不长。瞅这三样,一般农作物惟恐避之不及。难不成咱们的青稞麦子,居然和草原上的野草一样,只知野蛮疯长,不亦乐乎?忽觉“野蛮”这词语,活泼逼真且盛赞有加,就该为青稞专用,不错不错。

青稞的生长地势约略在海拔3000至4000米之间,过低过高都不行。无疑,它在这一海拔高差的地带广布。青藏高原上曾有一场让人“大跌眼镜”的青稞“逆袭”,据说是在五千年前宣告完成。几千年过来,耕作者年年的“逆袭”依然故我。纵观天下,便有了如此生猛豪放的乐天派作物,怕只怕海拔不够高,各种硬件不够硬,愣是死活不喜热。低海拔的暖温带,居然不是它想要的“温柔富贵乡”。

手握何样如意法宝,方可如此卓尔不群?根本还是在于其种群属性,与外部的严酷环境适配起来绰绰有余。当然,早先勤劳智慧的初创者,以及后来一样勤劳智慧的传承人,为种它一直也没省心过,汗珠子砸地摔成八瓣儿。

问一问稞农兄弟,你的青稞会不会缺氧?会不会冻着?会不会毒日头晒晒灼伤?这倒恰恰不会。庄稼们扛住了,毫发无损。它们是如何做到的?学问大了去了。反正,坚毅、坚定和坚强,是庄稼汉和庄稼稼共同的经历,他们相互打气、暗自给力,这就是起早贪黑丁卯不差的全过程。所以,结果常常顺理成章,既好得出人意料,又纯属意料之中。

走,我们去田里吧,一切答案都在那里。进高原,不简单。必须翻山越岭,愈走愈高,拾级而上。人体可能多多少少会有“高反”,强紫外光叫人头晕目眩。这意味着,“去田里”不比别的,必须勤力而为,好似躬行朝圣。

高原农田这号“高大上”,早前有通称:“高大陆”。是青海诗人的独家发明,十分诗意图象。高而高乎,云雾之中。出苗一刻,地平线以远有淡绿青绿一抹,见天地浮起来,抽穗时分,满大田芒朵绽放、低垂入怀,又飘下去。远方雪山,迤迤耀眼,俯身目测,稞芒与雪峰取齐,甚至高过。

春夏秋,都是青春期。都是发育打开,不由分说拥抱了太阳。晚间回转身拥抱自身,同时集体抱团取暖。土地肥力热能充足,而氧气的确还是很缺的,不过麦子们自己可以充分制造。无以计数的叶片,无以计数的叶绿素,都在忙于生计,夜以继日。

既貌似很容易,又貌似很难很难。是否世间生命大都富含此原理,尤其顶尖级生物?

一群热爱青稞的作家,随时代应运而生,把握掂量着自己,有些跃跃欲试。眼光共识恐怕就是胎里带,好多关键词支撑起,选几个分享下:“活化石”,高原稼穡行当祖先贡献的植物青铜器,当然比青铜早了去了;“高颜值”,相由心生还情随意动,能不活色生香么;“活命粮”,最早唯一的粮食资源,祖先依靠它一直坚持到如今;“高含量”,数据说话,仅举β-葡聚糖一项,平均含量5.25%,是小麦的足足50倍!

从春至夏至秋,青稞出苗、抽穗、灌浆、蜡熟,一场文学书写跟在后边,自觉不自觉间因着时令,或老调重弹,或新曲献辞,要么酣畅淋漓,要么磕磕绊绊,循着引导,春播夏收,文字里开花,卷面上结果,但求饱满与青稞美德并茂,酣畅淋漓与丰收节日同醉。

一日之计在于晨,不敢耽擱。一年之计在于春,生怕落伍。创作也要“两活两高”,再做旨趣构思的整合,所谓“活化石”“活命粮”,是思想和情愫的上溯,与“心灵史”的回望;所谓“高颜值”“高含量”,则是思想和情愫的前行,与“未来季”的拓展。一句话,皆是吃喝拉撒睡加喜怒哀乐唱的物质精神

创作谈

我们把青稞种得漂漂亮亮

——感悟青稞文学精神

□祁建青(土族)

的完美对立统一。

许多人容易将青稞与麦子混同。本无大错,青稞系大麦,和小麦同科。但有一种区别,人们往往视而不见、不甚了了,尽管亦无大错,普通的庄稼普通平凡,秘境的高原天上人间。存在的关系由表及里,其中的美学恒久不移。从大麦一族华丽转身而来,可谓是脱胎换骨,由此可知它必须叫青稞,尽管它仍属大麦一族,但已绝不可同日而语。它只能叫青稞。

我们究竟遗漏和丢失了多少?上苍和人事,把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交给了文学艺术。“无关痛痒”?大错特错。文学关注和关切的,很必要也很重要。概言之,文学书写中的青稞一族,有望成为一份喜闻乐见的标本。在时下方兴未艾的生态文学园地中,于诗歌、于散文、于小说、于歌唱、于舞蹈,它已然一枝独秀;于民生、于经济、于时代、于生活、于日子,它浸润渗透、无可替代。我还没有提到酒,纯粮酿造的青稞酒,此处不必再占篇幅。

地理上的海拔高度提升,意味着毗邻雪线、冰川;也提升了青稞的档次品质,意味着纯净度和纯天然生态,无与伦比。谁不说俺家乡青稞优秀?这优秀紧贴苦寒;谁说俺青稞不苦不难?这是一个涵盖地球所有生命的普遍命题,面朝黄土背朝天,巴望一个风调雨顺。哪里的庄稼都有苦有难,但这不影响它们既是优秀的,也是幸福的。

因此,青稞极给人面子,它给足了人们想要的,成为世界上扮相最好的庄稼。大长芒蒲洒飘逸,多姿多态,精致而标致,它当仁不让成为世界上看相最美的庄稼。

像得益于高人指点,4年前我把中国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的地点,毫不犹豫地选在门源县,不失为明智之举。青藏高原上,农业大县名副其实,得天独厚,祁连山生态神奇,面纱揭开之际,文字得以归属和复活。一幅大地上各族父老乡亲可歌可泣的艺术绘制,一次必不可少的神奇揭秘(《领衔花季的至尊青稞》,《民族文学》2018年第10期);审美溯源直指与希腊神话比肩的“昆仑神话”,青鸟物化的原形,老祖先留下的“作业”令人神魂颠倒(《炫舞青稞》,《民族文学》2020年第12期);以史诗叙事笔法,让众多读者看到麦类作物里的“雪豹”,殊荣至上,备受鞭策(《青稞肖像画》,《人民文学》2021年第7期)。

惊喜的是,才用瑞雪形容了青稞,一头雪豹便喜来光顾。青稞似有追随雪豹之趋向,书写猛然有新意叠加。冰川上、雪线下,雪豹怎么能缺席?雪豹“在那里守卫世界”(《雪豹入村记》,《北京文学》,2022年第7期),它们毗邻而联手的世界,令人憧憬无限。

传递青稞的美好故事,说到此处有些应接不暇,必还有篇篇下文,不断分解。



生动呈现白族妇女成长的命运史

——简评刘永松长篇小说《牧鹤的女人》

□张永权

小说似乎可以结尾了。

诗鹤被礼教吃了吗?这样的悲剧,自然让我们反思,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那吃人的封建礼教渗透到四面八方,少数民族地区也不例外,作品的批判意义显而易见。但这样写,就无法呈现作品人物励志成长的主题思想。

小说的尾声,铁男走进一座高山寺庙改成的学校,那是培养出不少山村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学校。学校的校长就是金鹏。诗鹤的女儿灵婉从这里毕业考上大学,大三时也来这里支教。而铁男面对的那个女教师,“就是化成灰了”,也认得出她是谁。这是一个光明的尾巴,但并非多余。它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也是诗鹤敢于抗争命运的坚强性格的体现。如此这般,人物的成长史才算真正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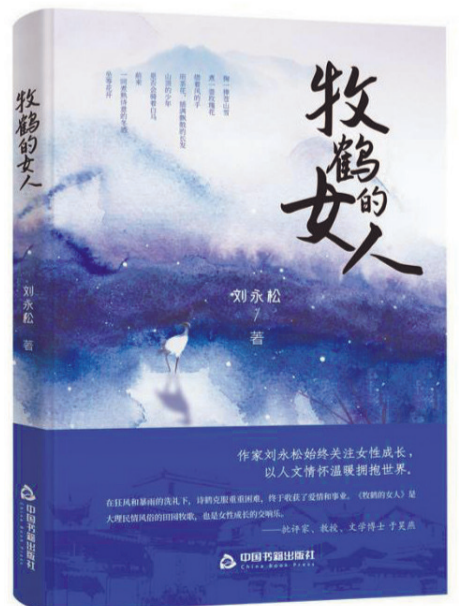
思想是一部长篇小说的灵魂。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思想是通过作品的人物、情节和审美品位自然流露出来的。女作家本人就是从鹤庆的山村走出,成为一名大学教师,自然有更为切身的感悟和更加深入的思考。她把把这些感悟和思考,通过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出来,思想就由抽象转化为形象,读者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美好思想的洗礼。正因如此,这部作品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小说情节波澜起伏,引人入胜。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证明,任何优秀的长篇小说都有引人入胜的故事。刘永松这部长篇,通过白族女性诗鹤和铁男的成长史,在她们风雨坎坷的人生中来结构故事情节,曲折的人物命运,让小说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的扣子、一个又一个解扣的故事情节。

二是作家运用多种艺术表现手法来塑造人物、叙述故事,营造出一个环境优美、人物形象性

格鲜明、文化内蕴深厚的小说天地。刘永松作为从大理本土走出的学者型女作家,非常熟悉大理特别是故乡鹤庆的山山水水、民族风情,其创作继承了白族作家的优秀传统。她以开阔的视野吸收艺术滋养,不仅在教学、科研、文艺批评方面有所成就,在文学创作上也涉猎多个领域。就这部小说而言,作者在结构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真实描写细节等方面,都显示出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生命力,同时又恰当运用了多种文体的艺术手法来书写这部长篇,从而大大提升了小说的审美品位。如在描写环境和场景时,用优美的散文笔法写景抒情,达到情景交融的效果;为表现人物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变化和人物的心灵感情,不时插入符合人物性格的抒情诗,用诗意味来表现人物的心灵美。诗鹤约铁男第一次游洱海,优美的苍山洱海和蓝天白云引发了少女天真浪漫的诗情,在诗鹤的提议下,两人分别写了《风花雪月》和《苍山雪》两首抒情诗,既展示了她们追求美好人生的信心,也使小说增添了诗画的境界。此外小说还根据塑造人物的艺术要求,在不少章节中插入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还大量运用古典诗词和白族民歌来表现人物在不同环境中的思想感情,这也增强了小说的文化内蕴和审美价值,反映出文化大理、生态大理、美丽大理、神奇大理的美好形象。

三是这部小说的语言形象、生动、干净、优美、精炼,展示出了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作品的阅读魅力。书中描写语言的形象美、叙述语言的精炼美、人物语言的生动美,可以说是真正体现了文学作品语言艺术的特性。例如作家在描写大理干净的蓝天时,只用了一句话:“天空蓝得像婴儿的眼睛,没有一丝杂质。”真是新颖而形象,大



概这是出于同时身为母亲的作家的特别感受,才会有这样特别新颖的比喻。作品中两个女主人公的名字诗鹤、铁男,其实也含有象征意义。诗鹤牧鹤,鹤美人亦美。美丽的女人,只要有美好的追求,必有美好的明天。铁男,女儿如男,必顶半边天。人物语言的性格化和形象生动也让人难忘,如当诗鹤和金鹏决定结婚的消息传出时,那些受封建礼教支配的阿婆辱骂诗鹤,各种恶语倾盆而来,非常生动地表现了她们用封建礼教吃人、又被封建礼教吞没的可恶可憎又可恨的丑恶形象。语言即人,这部长篇小说充分显示了语言的艺术力量。

当然,一部优秀的小说,也很难做到十全十美,这部小说在描写人物成长命运走向过程中,前后也有一些疏漏,如更仔细一点,会有更好的表现;对金鹏、诗鹤办学实现人生价值的描写,似乎也稍嫌简单了点,如能再展现一两个小故事,也许人物会更加丰满,期待女作家新的作品!